

須真天子經卷上

改四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問四事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之園給孤獨
精舍與大眾俱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
人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諸遍淨天子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是世尊與無央數
百千之眾圍繞會聚而為說法爾時文殊師
利須真天子於會中坐須真天子察眾坐定
便從座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有
所問唯佛分別解說其決佛言善哉善哉天
子為世一切求最上義乃以此念問多陀竭

所疑便說恣所欲問須真天子踊躍歡喜即
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
何謂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謂菩薩得
無能及最偶之福何謂菩薩得知無所罣礙
之行何謂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謂菩
薩入眾勇辯得不恐懼何謂菩薩得所聞義

依而有護何謂菩薩得依法奧超絕於俗何
謂菩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謂菩薩得
承法教導利一切何謂菩薩得不可及神通
之慧何謂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謂菩
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謂菩薩得不為俗
法之所點汙何謂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

何謂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為眾說法何謂菩
薩得入解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謂
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謂菩薩得因
緣方便知諸所作何謂菩薩得律方便離諸
所見何謂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謂
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謂菩薩得忍辱
力心無恚怒何謂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
何謂菩薩得度所乏饒益一切何謂菩薩得
為一切世人所愛敬何謂菩薩得智點為人
所譽何謂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何謂菩
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謂菩薩常為眾尊
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謂菩薩諸所施造輒

為作師何謂菩薩揔持諸事無所不了須真天子問已默然佛言善哉善哉須真天子所問甚深多所過度於世人民念持是事以問如來發起菩薩意濟脫生死諦聽諦受佛當為汝解說其義踰於所問疾得是事於是天子受教而聽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

改四

二

妄信而志大乘何等為四一者以善權方便入於智慧而不動轉二者已立大哀住無蓋慧三者已立法義所問能報四者已立於道逮得神通曉知所有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佛爾時歌頌言

堅住於權方便

已見慧智無底

普弘廣行大哀

慈護人常得勝

得義法善方便

應所報無躓礙

神通達道華足

已得是無能壞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等為四一者精進不轉二者身所行淨及淨他人三者其意純淑得至於道四者不

厭倦於佛法而得成就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佛爾時歌頌言

得堅住於精進

立中正無兩際

常清淨無垢濁

身意行口亦亦

所作為常純淑

以是故乘佛義

於請益不厭倦

常思念於佛法

此四事法之上

是則為微妙持

若有堅住法者

便當得道行徑

於內外皆已了

悉逮得道之節

在於此三處中

為法王今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無能及最偶之福何等為四一者以般若波羅蜜廣教授諸

改四

二

菩薩二者未發道心者而勸一切令發道意三者常行三品願一戒二智慧三平等應是事者所作功德而無恚怒四者心念於道而無懈怠是為四事菩薩得無能及最偶之福佛爾時歌頌言

用智慧度無極

教導於解黯者

便以等住於道

則恒以是道心

度勸免於衆人

皆使令發道意

於三品而不轉

若有應於是者

便為合於道義

其一切諸所作

是功德遂當辨

稍得依近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無所罣礙之

行何等為四一者有所作常以慧不為頑很

自用二者知一切法因緣所屬離於吾我而

無瞋怒三者以空法攝護一切四者遠離受

欲曉了六情是為四事菩薩得知無所罣礙

之行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常以慧 不很不自從 信用力方便

所見而不受 是法為已空 終不捨離人

行過諸所欲 內外為已淨 如是最上法

四事之所立 便得智無礙 慧度於無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去離冥塵而得智

慧何等為四一者所聞不厭足二者應人所

欲而為說法心無所冀三者一切所作如幻

於諸法界慧無所壞四者一時發意超入法
城是為四事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

佛爾時歌頌言

常求深學 聞不厭足 審觀法義 應所欲教

已得摠持 自以意說 不復從人 有所啓受

所作若夢 及野馬幻 視一切法 癡分如是

其所修設 而不壞法 一發淨意 便棄苦痛

如是法品 甚為殊傑 是經特尊 常當親近

遠離冥塵 而得慧明 遊於三世 譬如日光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入衆勇辯得不恐

懼何等為四一者得陀鄰尼念持不忘二者

一語能報諸所問皆斷其狐疑三者已得大

改四

四

哀教授一切使入空法四者所作離於魔事

便速得神通之智是為四事菩薩入衆勇辯

得不恐懼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於摠持 所聞而不忘 一語報諸問

皆斷衆狐疑 大哀廣教授 一切無所有

神通為已達 魔欲不能制 如是四事法

則為應菩薩 於此無恐畏 在眾住不懼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所聞義依而有

護何等為四一者諸所聞者悉持之於所聞

無所聞亦無力亦無恃亦無所至二者諸所

音聲非是正行皆遠離之諸法解脫等若如

稱語義如響三者若聞他方有深經輒身自

往求四者已入寂靜義而無有憤內是為四

事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佛爾時歌頌言

雖欲多聞法 不聽採其義 無聞亦無力

因義是其要 三界諸音聲 皆非正道行

響等譬如聲 知義亦如是 於此得聞聽

觀受奉其義 無使身自行 彼說聞歡喜

其義最第一 法寂無憤內 用是深法行

稟承敬其義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依法與超絕於

俗何等為四一者聚會眾人而為說法二者

於大眾中為現無常事三者勸大祠祀者使

為覺願四者常欲捨諸所有止空閑處是為

改四

五

四事菩薩得深法與超絕於俗

佛爾時歌頌言

住於大城 常處其中 因其點慧 而為說法

住身大會 建立眾人 婬放逸中 為現無常

會於大祠 彼我等佐 因祠勸助 用以覺故

與無有俱 常念捨離 心常願求 處在空閑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恭敬順行佛世

尊教何等為四一者心常在道究竟不離二

者所聞受持念未曾忘三者所許如言有求

不逆四者習於空無入一切法是為四事菩

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佛爾時歌頌言

身更諸苦痛 道意終不轉 得聞入法要

是則大導師 心口有所許 身行亦如是

習諸空無慧 入眾智慧法 奉行如法教

得離婬怒癡 不懈不中止 無志亦無冀

十方稱名譽 歌歎其功德 若應順此教

法慧無過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承法教導利一

切何等為四一者受空身任能為眾會廣說
大法二者已自調心去離婬欲而得泥日復
令會者調心止欲說泥洹法三者自身所作
滿足至道復令一切立摩訶衍四者自身求
法已暢眾妙復教於人令求索法是為四事
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佛爾時歌頌言

教授於人令受空要 調心止欲 得住泥日
道德至尊及大神足 以法寶施 示人覺乘
所為已具 至於道心 於眾立人 使到大乘
常求於法 使合義力 為眾說法 亦不增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可及神通之
慧何等為四一者日日修梵四淨之行二者

常止宿於空閑之處三者深入於法忍四者
身心而等慧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可及神通
之慧佛爾時歌頌言
日修梵行以自興立 常樂空閑 處於清淨
已入深法 便至於道 身心平等 自致得慧
已合如是 於行而等 於五神通 為已得逮

改四

六

飛到十方 住諸佛前 多所育養於一切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魔現怪心不煩
動何等為四一者住四禪者皆令入空二者
常以大哀不捨一切三者供施三寶精進不
絕常不厭足四者以溫和拘舍羅故六波羅
蜜而得堅住是為四事菩薩得魔現怪心不

傾動佛爾時歌頌言
空無思想住 建立導四禪 常以無極哀
令眾安入義 其於法寶貴 不截亦不斷
應諸度無極 則是權所引 意無能沮壞
堅住而不動 一切諸四魔 皆悉為之伏
遍見眾庶人 在魔羅網中 示於泥洹道

皆令發是乘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深遠智而不可
逮何等為四一者常思惟入深法二者非義
之事常悉捨離三者常愛念一切使得合法
義四者能調剛強開解愚冥得佛無礙智是
為四事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

佛爾時歌頌言

意常思惟入於空法 放捨非義常合正義
已入是念憂勞一切 得深遠智則意之最
得調剛強開伏矇冥 令發起意立摩訶衍
神通之智皆為已辦 得智深遠不可逮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為俗法之所

改四

七

點汗何等為四一者若得利若樂若有名若
歎譽不以喜悅二者若無利若苦若無名若
謗毀亦不以憂三者依受五陰護養一切四
者若得受陰者依現空聚處是為四事菩薩
得不為俗法之所點汗佛爾時歌頌言

若有利及名譽

便已得一切樂

有如是稱歎者

心亦不以為喜

若無利無名苦

有智者不以憂

如蓮華不點汗

於世行亦如是

若受陰用是義

以將養一切人

已能滅盡諸陰

計念之善如幻

於世行隨其法

不為俗所點汗

令一切得樂義

以戒德為塗香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深行殊勝無
侶何等為四一者是身亦無人二者是人亦
非人三者諸法皆靜寞四者慧無所著是為
四事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
佛爾時歌頌言

是身亦非身

是人亦非人

法靜亦如是

慧亦無欲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巧方便根為
眾說法何等為四一者便得神通二者其慧
無所罣礙三者得辯才之智四者本願已淨
是為四事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為眾說法

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為已達

其慧無罣礙

辯智常如此

本願已畢淨

已知見人根

如應為說法

聽者輒聞受

不疑怪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脫門在生死
中不與色欲會何等為四一者得住於空聚

若見繫囚便度脫之二者得立無想著行者
皆度脫之三者逮得無願安和定隱將育一
切四者得漚和拘舍羅以智慧示現諸法是
為四事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
會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空於聚 繫囚即解脫 已立於無相

度諸想著行 已得於無願 安詳和定隱

隨眾所生處 將育於一切 權慧開化人

則住度脫門 不止無色界 是足以時入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奇特方便降伏

貢高何等為四 一者普視悉見知諸法界二

者了生死本以法度脫之三者悉知身故本

四者習於泥洹不疑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

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佛爾時歌頌言

昔察悉見知 一切諸法界 終無偏限心

所視悉平等 至於身之本 處欲而自在

已知殊特便 以權應而說 一切無所習

諸法皆滅度 不生無所起 所有為都盡

不慢不自大 降伏諸貢高 一切以巧智
皆使入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因緣方便知諸

所作何等為四 一者布施得豪富因此便致

是二者持戒得生天因此便致是三者博學

成大智因此便致是四者止觀離生死因此

便致是為四事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

佛爾時歌頌言

布施得豪富 緣是則果報 持戒生天上

緣是則果報 博聞慧無欲 緣是則果報

道觀無識著 緣是則果報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律方便離諸所

見何等為四 一者在有常中心得無著二在

無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

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

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

散滅其已見知處於三界不作滅事是為四

事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佛爾時歌頌言

見何等為四 一者在有常中心得無著二在

無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

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

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

見計有常者 為示無常事 在於無常中
 為現中正法 若為一切人 廣說因緣意
 其聞十二事 心普得清淨 一切諸十方
 世尊所可說 癡為生死本 上下從是起
 諸可所起者 亦終不復滅 因緣皆已盡
 不與十二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善權方便長育
 一切何等為四一者一切人是我所皆為示
 現其道二者所作功德而不厭足三者住於
 生死而求泥洹四者隨諸所樂入而度脫之
 以善權行不為愛欲所汙是為四事菩薩得
 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佛爾時歌頌言

堅於一切人 使住於覺道 諸所作功德
 不念欲中止 在於生死中 而為求滅度
 如其所好樂 因是而濟脫 心意常當念
 親近於是法 善權方便故 都已曉了知
 恒志在養護 無數諸人民 攬持一切智
 皆使疾速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身意清
 淨何等為四一者無慳貪二者施不擇時與
 三者堅於戒四者身意所作常願於道是為
 四事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
 佛爾時歌頌言
 心質朴不慳 持戒淨無瑕 堅住而不動

譬如須彌山 身意之所作 常願於覺乘
 今得吉祥應 如是在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忍辱力心無恚
 怒何等為四一者待遇一切人如父母愛其
 子亦如自身無異二者若得苦痛搥捶割刺
 計無有身而不愁憂三者已得解空離諸所
 見四者身所行惡常自責悔他人所作見而
 不證是為四事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
 佛爾時歌頌言

視一切如身 若父母愛子 常持大慈意
 照育諸人民 若有起恨心 則覺隨而滅
 已解了於空 能為第一忍 若身有短惡

常深自責悔 及見他瑕穢 終不證其闕
一切諸人民 吾當度脫之 在於夜夢中
未曾起恚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波羅蜜度於彼
岸何等為四一者所作福無央數二者所作
慧無有限三者以一波羅蜜滿諸度無極四

者發意作功德不求餘但願一切智是為四
事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福無厭足 如眾流歸於海
修智慧無限量 以得住於佛乘

則持一度無極 滿足諸波羅蜜
凡發意所作為 常願求於正道

已得度於彼岸 諸度無極亦爾
則便入泥洹城 如是得不為難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應所乏饒益
切何等為四一者有無盡寶藏二者有無窮
法教三者神通為已達四者心平等譬如地
是為四事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

改四

十一

佛爾時歌頌言

其福藏無有盡
神通達智無礙

如此法難稱量
如是者多饒益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為一切世人所

愛敬何等為四一者行梵四淨行二者行四
恩救攝一切三者有諦慧四者得四無所罣
礙一義二法三次第均四報答是為四事菩

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愛敬佛爾時歌頌言
如梵住行四淨 常樂施於四恩
已得有四諦慧 用供養一切人

因是恩已得度 應教授而說法
以恩行合會人 用是故見敬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而得智黯為人所
譽何等為四一者多聞具足不犯於戒得無
所疑二者已得樂止安而無害三者已得寂
寞諸根便定四者自身已得安隱而無所貪

所作不自侵悉逮見智是為四事菩薩而得
智點為人所譽佛爾時歌頌言

聞已具便受持 以自戒度彼岸

如是者無所疑 得樂止安隱處

已止宿在空閑 則諸根門寂定

身已安無所貪 悉逮見諸自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功德而不可
盡何等為四一者以信得豐饒二者以精進
得豐饒三者以大哀得豐饒四者所作功德
但願大乘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
盡佛爾時歌頌言

以信得堅任 無能動搖者 常修精進行

從是得大力 無盡之大慈 及與無極哀

常為一切人 行於廣大道 以如是之故

得無盡功德 稍稍復增益 遂至不可量

如月盛滿時 淨好無瑕穢 常在眾星中

其明無能蔽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堅其本要會得至

改四

十二

佛何等為四一者如口所言身意不異二者
已受持要三者心已安隱得住於道四者意
得堅強若如金剛是為四事菩薩堅其本要
會得至佛佛爾時歌頌言

口之所言 所作亦爾 若已敬受 奉持正要
為已安住 於此道意 其身堅強 譬如金剛

如是則為 四事法行 知自點之人 常修是事
意不猶豫 為已得定 已堅其要 會得至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常為豪尊攬持諸
法而得自在何等為四一者得於智力而無
欲力二者得點慧力離於癡冥三者心得自
在不隨魔教四者已得摠持隨人所樂而為

說法是為四事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
得自在佛爾時歌頌言

以智力得勇慧 為不隨受欲力

點慧力消癡冥 已度脫諸所見

心已尊魔皆伏 得摠持應問答

教授眾不自侵 以是故疾得尊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諸所施造輒為作
師何等為四一者無瞋恚二者常恭敬於人
三者不婬泆四者意純淑是為四事菩薩諸
所施造輒為作師佛爾時歌頌言
心念無婬恚 常住於恭敬 純淑得至道
為師敷要慧 造匠眾方便 於世世之上

十三

世人咸歸仰 一切頭面禮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摠持眾事無所不
了何等為四一者已通於智於智中遊無所
不過二者所說十方諸佛皆聞其音佛尋報
讚三者皆已離諸無功德法四者皆已得諸
功德正法即便逮得世雄印是為四事菩薩

摠持眾事無所不了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為已達 飛行淨眾塵 其智甚廣大
普等如虛空 一切諸如來 皆見聞其音
報答悉滿足 其語無缺減 諸非功德業
為已悉遠離 愛慶得吉祥 立諸功德本
已住如此者 為能光是法 於是功德中

皆無自侵者
佛說是四事章句法言時萬二千人發無上
正真道意五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
爾時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
所不照

須真天子經卷上

改四

須真天子經

改四

答法義品第二

須真天子則語文殊師利童子言如來為我
發遣三十二事章句法品惟願重為廣說令
解云何菩薩於此大乘意不忘信文殊師利

答言心自審信不隨他人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堅強文殊師利答言降棄諸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最偶之福文殊師利答言了知法界而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行文殊師利答言不為諸入之所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去離冥塵文殊

十四

師利答言知諸法界本皆淨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入眾勇辯離諸恐畏文殊師利答言選求諸法不可得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文殊師利答言已知諸法默然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依法奧文殊師利答言以知住法界故天子復問云何

菩薩而得順世尊教文殊師利答言不隨諸音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承法教文殊師利答言得諸解脫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過者文殊師利答言於諸法心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降伏魔眾文殊師利答言以空覺於愛欲而求道故天子復問云何菩

薩智不可逮文殊師利答言得諸佛法悉受持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不為世法所汙文殊師利答言隨世俗行無能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深行文殊師利答言於空法不恐懼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知巧方便根文殊師利答言於六情悉見諸情之本故天

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至脫門文殊師利答言於一切間為說脫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奇特方便文殊師利答言於生死索泥洹求而見之於泥洹見生死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文殊師利答言住於無數悉見一切諸法故天子復問云

十四

十五

何菩薩得律方便文殊師利答言視一切法無所屬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善權方便文殊師利答言隨世所作不離不著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吉祥願文殊師利答言已逮道智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忍辱力文殊師利答言從本已來至於泥洹悉知諸法

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度彼岸文殊師利
答言悉知一切異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
得饒益一切文殊師利答言悉知無盡法界
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為衆所愛文殊師利
答言觀諸佛刹無有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
薩得衆稱譽文殊師利答言不於諸法言是

我所非我所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德不可
盡文殊師利答言等知諸法如虛空故天子
復問云何菩薩得堅其本要文殊師利答言
於諸法界無所破壞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
得為豪尊文殊師利答言無心悉知一切心
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為師文殊師利

答言於無念法無所捨故天子復問云何菩
薩得曉知衆事文殊師利答言知一切法無
依無怙無來無往故是故天子菩薩得曉了
衆事爾時文殊師利說是事時八萬菩薩得
無所從生法忍
於是世尊讚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如

所解說分別法義何快如此
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

於是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仁者我所
問法為純淑不文殊師利答言世之所有欲
而無厭心悉捨離審於法奧是則法之純淑
如吾所報卿屬所問豈復純淑法耶法乎天

子無純無淑所以者何無像貌故法乎天子
不可得見所以者何目之所視不極於微用
有著故法乎天子亦無作者所以者何用無
起故法乎天子無有道徑所以者何無吾非
我故法乎天子悉皆平等所以者何如虛空
故法乎天子不可得等所以者何用無侶故

改四

十六

法乎天子常住無來無去無語無言無毀無
譽離於毀譽無綺無飾無醜無陋故法乎天
子無穿無漏無補無納所以者何過於魔行
故法乎天子無長無養所以者何離於起滅
故法乎天子無處無住所以者何樂於法界
故法乎天子無所畏所以者何用不惑故法

乎天子無所受所以者何離於貢高故法乎天子不貢高所以者何習寂然故法乎天子習寂然所以者何離諸念故法乎天子無所念所以者何降伏諸異道故法乎天子無有巢窟所以者何離姪怒癡故法乎天子空所以者何從本已來淨故法乎天子無相所以者何無聲名故法乎天子無願所以者何不造立識故法乎天子無造立所以者何無境界故法乎天子無所倚所以者何用無雙故法乎天子無動搖所以者何用堅住故法乎天子無我所以者何則不滅故法乎天子無人所以者何從本已來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常所以者何無所起故法乎天子無所起所以者何習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所生所以者何無苦器相故法乎天子無有相所以者何離諸相故如是天子此則為法之純淑義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無所有亦無有要云何仁者說純淑法義乎文殊師利答天

改四

十七

子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語誠無自異無所有者此則純淑法義也所以者何無身口意所作是則法法之純淑也所以然者天子法無巢窟故有巢窟者身與意而異則為非時之心施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知非時之心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有身為六婁所相繫而計有常則知非時之心知法求名著音聲響而隨邪徑則知非時之心知法及僧受道果證則知非時之心知愛欲本邪想施與則知非時之心知戒而離寂淨則知非時之心畢三惡道得出為人志在天福則知非時之心其意不調而欲布施則知非時之心意無寂滅而欲持戒則知非時之心意有倚怙而欲忍辱則知非時之心不淨其意而欲精進則知非時之心多念喜志禪思不定則知非時之心自大貢高求於智慧則知非時之心任於我所而欲行慈則知非時之心志於猶豫而欲行哀則知非時之心行墮於四證而

欲行喜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有身而欲行護則知非時之心無身痛痒意而欲念法不應止則知非時之心知識起滅不應斷則知非時之心身意相倚不應神足則知非時之心以六情倚於五根則知非時之心以所見力依於五力則知非時之心知立法無覺意則知非時之心念愛欲貪不應八直則知非時之心於苦智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集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滅盡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賢俗所有欲入於道則知非時之心如是天子受持淨心用專著故則知非時之心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知是時之心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心等如虛空則知是時之心天子復問云何文殊師利心等如虛空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虛空無心心亦如是如是心心等如虛空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誰當信心等如虛空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計有吾我人者則不信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計吾

四

十八

我人者何所是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心等如虛空而欲增益過出其上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增益過出其上文殊師利答言計有常者便欲出其上計無常者亦欲出其上苦者亦欲出其上樂者亦欲出其上憂者亦欲出其上無憂者亦欲出其上計有身者亦欲出其上計無身者亦欲出其上空無相無願亦欲出其上幻夢水中月影響一切諸法其譬如如是等而復欲出其上如法有所處便可增益姪怒癡更相倚復欲出其上形此生死之不可讚歎泥洹之事復欲出其上如是天子是為計吾我人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無瞋恚而不恨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從生死出住泥洹還世間滅諸愛欲而淨行於滅不永滅於起無所起諸形音聲不以畏懼如是滅為習者有所脫脫習者為已度如是事一切法不能舉其功不能勝其德是為天子無瞋恚而不恨說是法時三萬二千

天子得法眼淨五千比丘心得解脫萬二千菩薩皆得法忍

須真天子經聲聞品第四

於是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仁者所狐疑可問文殊師利長老摩訶迦葉前問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行八唯務禪文殊師利答迦葉

改

十九

言菩薩於八唯務禪本無無所造立禪無志禪等禪是菩薩禪迦葉復問文殊師利云何作是說文殊師利答言唯迦葉身本無無造立於三界者便起愛欲已了離欲是故知身本無三界無所造於欲無所想已知空而立禪於是迦葉而作此說八唯務禪本無無所

造立禪無志禪等禪則菩薩禪於是迦葉默然無言

賢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礙慧文殊師利答言唯舍利弗菩薩於諸礙而無悲恨於諸罣礙而無制著一切愛欲而皆見知而不捨離所以者何養護一切故是

故菩薩得無礙慧

賢者摩訶目犍連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而得神足文殊師利答言唯目犍連菩薩於無為而無所愛度脫一切而降盡之不於有為有所愛所以者何將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大神足

長老須善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知他法行文殊師利答言唯須善提菩薩於一切他異法悉了知之心於道事而不厭常樂三昧而無足諸所作為而示現是故菩薩得知他法行

賢者阿耨陀尼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文殊師利答言唯阿耨菩薩悉視一切諸根隨所樂喜而說其德無常苦空非身之義各令得其所無數生死百千劫持是法義而遍教授無有滅盡其智如是是故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
賢者蚤越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而常樂

禪文殊師利答言唯蚤越菩薩習三摩越悉知諸法於諸亂意者而起大哀令發無央數行不禪無所樂是故菩薩得禪

賢者優波離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持法藏文殊師利答言唯優波離菩薩悉知諸法與藏從本已來泥曰離愛欲者已應法藏

改四

廿

教授一切為示愛欲令覺知之於愛欲中令起道意是故菩薩得法與藏

賢者阿那律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天眼徹視文殊師利答言唯阿那律菩薩於十方諸色悉照見已有色習者而為示現一切法悉示現無所著令尋跡而得出是為菩薩得天眼徹視

賢者薄鳩盧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諸根寂定文殊師利答言唯薄鳩盧菩薩於一切界視如佛界於佛界視如諸界無所有是故菩薩得諸根寂定
賢者鶖掘魔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利

諸根文殊師利答言唯鶖掘魔菩薩視諸逆惡等之如道是故菩薩得利諸根

賢者摩訶迦旃延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文殊師利答言唯迦旃延菩薩得四等無盡何等為四一者義二者法三者次第四者報答是為四以一絕句於

百千劫廣為一切分別演教如是教不近有為不有所染已淨無所却如是教於諸法界不動轉於一切受而為作受是故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

賢者摩訶拘締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四事文殊師利答言唯拘締

改四

廿一

菩薩於寂然法得此以義等教授已住於法以法等教授於所為常歡喜而無恨以次第等教授如響不可護持以報答等教授是故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

賢者羅云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淨其戒文殊師利答言唯羅云菩薩以淨戒三昧

捨戒犯戒將養一切是故菩薩而得淨戒
賢者阿難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而得博
聞文殊師利答言唯阿難菩薩一切諸佛所
說樂欲聽聞已聞則受其義聞已皆持所聞
便以教授是為菩薩而得博聞於是諸大弟
子歡喜默然

爾時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言屬文殊師利
所說法仁寧有是事乎諸大弟子言吾等尚
不能了知一法何況爾所法耶天子言仁者
若干種身各各異類其道義一也大弟子答
言譬如牛跡中水諸餘弟子所知如是若車
轂隱地其處受水吾等之類其譬如此譬如

大海中水廣長大無有邊幅深難得底於聲
聞辟支佛中菩薩為尊天子讚言善哉善哉
所說至誠而不貢高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
弟子所言而不貢高稱譽菩薩審諦實尔天
子復問文殊師利仁者云何作是說文殊師
利答言如是天音聲聞辟支佛為倚貢高為

離貢高菩薩貢高出彼輩上合聚佛法是則
菩薩為行勇悍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貢高欲令他人稱
譽耶文殊師利答言欲將導一切故如是天
子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如是文殊師利
答言天子是故菩薩方便稱譽佛乘毀弟子

乘於大眾中自現身所行及法事所以者何
欲令一切皆發道意不欲使人起小道意所
以者何煇燒佛種故教一切人皆令遠離所
以者何不欲令人貪樂故也如是天子欲令
菩薩發大乘滅弟子乘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得無過耶文殊師利答

廿三末

言天子稱譽摩尼瑠璃水精甚淨無所點汗
寧復過乎天子報言所說無過文殊師利答
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不增
不減也天子譬如長者子稱譽轉輪聖王功
德毀訾國中諸貧乞者豈有不可天子言無
不可也文殊師利自如所說耳

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而毀弟子乘者而無所損佛爾時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如是所說為甚使也何以故文殊師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毀弟子乘則毀一切乘矣所以然者文殊師利其大乘者皆生一切乘故

須真天子經

改四

逮音純淑倫上時狐疑而多疑也點慧上關
沮壞上才反搗反竹瓜捶反之委割反古刺反七賜八

須真天子經卷下

改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無畏品第五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從造發道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從一切欲而起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正作此語文

范榮

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愛欲中與欲從事亦乃成道不隨愛欲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心從何所建立於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諸佛法中建立道意何以故天子道意本從諸佛法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在何所起文殊師利

答言天子一切佛法本無無所起何以故天子如虛空本無所從起虛空起一切佛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為幾何乎可數知不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亦亦所以者何如一切法如來從是最正覺故是故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之數等亦如是天

子復問云何文殊師利婬怒癡寧復是佛法耶文殊師利答言亦天子婬怒癡是為佛法何以故愛欲無覺以道之教授故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將無一切皆當得佛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皆當得佛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所以者何天子一切當得如來覺故天